

文化解剖与社会批判

鲁迅文选

吴晓明 王德峰 编选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

上海远东出版社

98370

[210.4
14

文化解剖与社会批判

——鲁迅文选

吴晓明 王德峰 编选



200188395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27/03

文化解剖与社会批判

——鲁迅文选

吴晓明 王德峰 编选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200233)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美术印刷厂分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425000

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80613-238-4/B·41 定价:23.00元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总序

我们正遭逢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巨大的社会变动：从“中央之国”成为世界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伴随着社会巨变的是思想巨变。思想之变是从“浅层次”开始的，即对“先务之急”作应变的探讨。“先务之急”是西方军事力量进犯难以抵挡，于是第一位的应变思想是“师夷之长技”。造船造炮不能解决问题，人们接受了“须从社会变革入手”的思路，于是兴起思想巨变之大潮，至今未衰。我们仍在这场社会巨变之中。人们曾经以为，1949年如果说不上是世界历史新纪元之开端，至少也基本结束了中华民族社会结构之巨变。然而近二十多年的经历，特别其中两件大事，“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昭示我们，这场巨变尚不可言其结束。整个这段历史中，各种思潮纷然杂陈，光怪陆离。然而思潮并非思想。思潮往往是诸人群之趋向未必准确、未必恰当的一种表现方式。思潮倏忽更迭，配得上称为思想的却遭冷落。这种情况或许出于社会的注意力集中于急务。关于近代起于何时的划界可以作为例证。虽然大家都说中国近、现代史是中西文化相互作用过程，却不取明朝采纳西历、而取1840年英国炮舰进攻广州为“近代”起点。须知历法向来是中国社会头等大事之一，有时是用以象征政权的！历史分期表达的是中华民族对时代本质的感受。在分期基准上，炮舰比历法得到了更重要的关注，证明国

人以“急务为先”作为第一准则。急务为先则思想退后，时间长了，连思想也专注于急务，忘记了自己的根本——求道。大道迷失，后果是对急务争执不已，心气浮躁，冲突愈演愈烈……

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思想理论的作用。现在需要的是阐明大道的思想。阐明不可能凭空出现，思想的事业总要有所依凭。前人的思想对我们总有参考作用，因此需要了解前人的思想。读他们的书是途径之一。为了满足读者当下的需求，有必要从书海中检选出一些思想家的论道之作。

关于近代与现代的划分有很多说法，考虑到在两个最大的问题上，一个是中国社会正在进入现代世界，另一个是在上述过程中中国社会内部同时进行着中、西文化激烈的相互作用，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没有根本不同，所以这两个时期的作品都考虑收录。这段历史事件繁多，人物大量涌现、更迭，思想引出思潮、思潮远离思想，纷繁迷乱，检阅、审理甚为不易。何为“论道之作”？体用不二、道器无间，论器者常常即是论道。强分之，必有毛病。不分，又难免堕入停留于实际急务之窠臼。检选关乎哲学者较为近之。何为“思想家”？或许是最有争议之处。一则思想与思潮不易区分，再则鉴定谁为思想家须高于这些思想代表人物，不用说我们远远不及，历史也尚未进展到足以作出决断的时候。入选的个别作者或许只能算个思潮代表人物，他能否归入思想家之列，只好由读者和历史判定。好在现在并非要对人物作出历史结论，目前的需要只是从前人的书本中引发出我们现在对大道的追寻。这套丛书仅为提供材料而选，其本身不是为了争论，因此尽量不属入我们自己的倾向，各派思想凡有代表性且深思及大道的，一律平等对待，使其有一席之地。我们相信经过多年反复考验的读者自有鉴别能力。

在这个时代，我们优于前人的是，我们有了一个半世纪的正

反历史经验，可以用来对照各种思想，思考其是非。这是我们的前人在写下他们的著作时所没有的。如果有了这样优越的条件还不能超过前代思想家，我们在历史面前真是应该感到万分的惭愧。中华民族已充分觉醒，国力正在迅速崛起。深思的时代正在来临。我们愿借此丛书与全民族同思大道。

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四年九月

编 选 者 序

吴晓明 王德峰

鲁迅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突出地位是无庸在此赘述的。然而，对他的认识和评价，在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固定不变”的时期之后，于近来，渐渐生出颇大的分歧。这或许又是一个例子说明，处于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人在以新的希望走向明天的时候，正力图再认识、再理解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精神历程。于是，我们感到有必要从“论道”的角度为鲁迅先生留下的文字编一部新的选本。着眼点自然在于为今日的学术研究而把资料再集中一下，所存的一点奢望，便是我们的选本或许能比已有的其他本子更清楚地反映鲁迅一生的思想脉络，以益于我们的文化讨论。成功与否，自待公鉴。

现在，文选已经编好，放在广大读者面前了，工作至此，本该算是做完了，无须更多的话。然而，由于我们和读者诸君一样，是本世纪末的读者，在经历了（或至少有一部分是耳闻了）那么多鲁迅本人未能经历的变故之后，重读鲁迅的文字，难免生出一些感想；有感要发，便顾不上担心浅陋，顺便将其写出，借此就教于大家，但愿不只是徒费着读者的目力和心神。

做史的意义全在于当代，做思想史自然亦是如此。对当代状

况的见解是见仁见智的，而对于至少是较近之将来的展望，也是各有差异的，于是便在学界有热闹的讨论。讨论总得有所依据。最切近、最关紧要的依据并不是遥远的古代，而是才过去不久的一百年来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古老的中国经历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生大人物，其中不乏堪称今人之思想前辈者，他们曾以各自的形式提出自己的主张，甚或有亲自实践者。实践总是对思想的检验。后人自然会以实践之结果去评价前人的思想，兼作现在讨论的依据。但是这样的依据是否绝对可靠，却总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对依据本身复有一个评价的问题，其中往往便隐藏着今人的选择；更何况，我们谁也说不得当下是否正是检验完成之时。因此，我们就不得不换一个角度，即看一看前人思想所由出发的问题，是否在今天还保持为问题。我们也应当如此看鲁迅的思想。

鲁迅先生对于现代中国的问题是否曾经给出过一些解决之方案？仔细读一下他的文字，可以发现：没有。他一生都在寻找着，但不是学术式地寻找着，而是在十分酷烈的现实斗争中寻找着。而现实斗争的严酷性似乎早已让他体会到这种寻找本身是希望渺茫的。这有他自己的话为证：“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写在〈坟〉后面》）鲁迅平生极厌恶以“青年的导师”自命的那些人。这显示了鲁迅思想的深刻之处，这种深刻性是在其他的近代思想先辈身上所未曾见到的。或有论者提出异议说，这不正是鲁迅由其一段时期中的彷徨、苦闷所引出的暂时的虚无主义吗？但这种说法是肤浅的贴标签方式，不足为训。鲁迅的彷徨苦闷原非一时的心态。他早期的《文化偏至论》一文即已表明他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向往的“西方真理”并无乐观态度。他在这篇写于1907年

的文章中批评了只见到西方物质文明与民主政治为强国之本的浅陋见识：“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指物质文明、民主体制等〕^{〔1〕}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在鲁迅看来，根本要务在于彻底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使之从旧文明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获得一种新生命，是为“立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文化偏至论》）。但是，如何立新的中国人？鲁迅对此却是毫无把握的。西方的立人之本能否移至中国？他曾经写道：“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致宋崇义信》）；“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忽然想到（一至四）》）；“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被共和二字所淹没”（《灯下漫笔》）；“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陷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偶感》）。既如此，那么回归中国精神传统，取其精华而新之，是否可以成为改造国民性的一条道路？鲁迅对之予以坚决的否定。假如这种精神传统是指中国古代先哲之教训，则鲁迅断然指出：这种教训与中国民众“毫无亲密之处”，是中国自古以来统治阶层的治民之术，而围绕这种治民术建立起来的文化是“侍奉主子的文化”。假如这种精神传统是指活生生地存在于中国民众身上的东西，那么它就是“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的国民性——“懂得此理者，懂中国大半”。这写在《小杂感》一文中的寥寥数语，在解剖民间精神传统方面是何等深刻！另外，我们更不要忘记了鲁迅曾多次十分沉痛地鞭挞过的中国人的看客态度！这一切在某些有名声的大学者那里往往是当作无伤大雅的现象而被忽略了，但是，对于鲁迅来说，乃意味着无底的黑暗与压

〔1〕 括号内文字为引者所加。

迫，是要窒息一切生机的。因此，就何处寻得立新的中国人的文化精神资源的问题，鲁迅是并无把握去回答的。

但是，没有把握，并不就是虚无主义。假若一头扎进“过去”，以图发扬光大曾经辉煌过的（这种“辉煌”已被鲁迅揭露为虚假的）原教旨，或者一味投入对于将来的理念式构造，在鲁迅看来才真正是虚无主义：“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题目，都缴了白卷……‘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致许广平（1925年3月18日）》）所以，鲁迅要抓住的是现在，是现在的战斗，他称之为“绝望的抗战”，并且是“壕堑战”，需要有勇猛和不拔的毅力的。

既是“绝望”，为何还要抗战？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尼采的精神。但是，曾经相信过尼采哲学的鲁迅，并不是一个贵族主义者，因为他知道，脱离民众的“超人”原就无法有所贡献于国民性的改造。从尼采那里，鲁迅所取的乃是以“黑暗”为“实有”的意思：敢于直面黑暗，而后才有生机——这才是在“现在”之中可能有的最高意义，才是直指“现在”的真命题。但这“现在”乃是民众的事业，不是超人的专利。这就是鲁迅与尼采的根本不同。尼采终于疯了，鲁迅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鲁迅并未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学理的深入研究，但其历史观点与唯物史观有相通之处：民众既是旧文明的现实载体，是国民性的活的存在，又是历史的真正主体。所以，他也采用阶级斗争原理。但阶级斗争的价值指向，在鲁迅那里仍然是中国新文化之创生，是强健有力的新国民性之诞生，舍去这一根本目标，便无现代中国的出路。因此，在鲁迅看来，从事阶级斗争的中国劳苦阶级必须在这种斗争中赢得自己的新生，否则就难以跳出中

国旧灵魂的轮回。

既把生成中国新文化的希望寄托在劳动大众身上，鲁迅便把自己只视为一名目的在于民众的文化战士。毛泽东评价其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十分确当的。鲁迅将自己的使命规定为与一切文化毒素(无论是存在于知识分子身上的，还是存在于种种社会现状中的)进行不停息的战斗，无情地施行对旧文明的解剖和对旧社会的批判，从而为中国民众的真正的文化新生扫除障碍、开辟道路。这就是卓然立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鲁迅，这就是在今天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仍然富于意义的鲁迅。

“破”，固然不等于“立”(鲁迅早就把“破”之后的“立”视为绝望之中的“万一之希望”)。但是，不破是断然无法立的。这是鲁迅一生所持的信念。或有人指责这种信念，以为破得太多，破得过分，终至貽患于立。那么，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是佐证了鲁迅的信念，还是相反？今人的再思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这正是今天重读鲁迅的要义所在。

以上是我们的感想。既为感想，当然是远离着任何学术定论的，只是引发认真的、深入的研究的意思。

是为序。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目 次

编选者序	吴晓明 王德峰
------------	---------

科学史教篇	1
摩罗诗力说(节选)	11
文化偏至论	22
我之节烈观	34
随感录二十五	43
随感录三十三	45
随感录三十五	50
随感录三十六	52
随感录三十八	53
渡河与引路	57
随感录三十九	60
随感录四十一	62
随感录四十八	64
随感录四十九	66
随感录五十四	68
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70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73

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	84
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	85
致宋崇义·····	87
《呐喊》自序·····	89
娜拉走后怎样·····	94
论照相之类·····	100
复 仇·····	106
复 仇(其二)·····	108
希 望·····	110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112
看镜有感·····	116
咬文嚼字·····	120
青年必读书·····	122
忽然想到(一至四)·····	123
论辩的魂灵·····	128
牺牲谟·····	130
战士和苍蝇·····	134
致许广平(节选)·····	135
致许广平(节选)·····	137
忽然想到(五至六)·····	139
春末闲谈·····	143
灯下漫笔·····	147
北京通信·····	154
导 师·····	157
长 城·····	159
忽然想到(七至九)·····	160
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	165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167
补 白.....	175
论“他妈的!”.....	182
论睁了眼看.....	186
十四年的“读经”.....	190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194
这样的战士.....	200
这个与那个.....	202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209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211
学界的三魂.....	219
古书与白话.....	222
谈皇帝.....	224
“死地”.....	226
纪念刘和珍君.....	228
淡淡的血痕中.....	233
《二十四孝图》.....	235
写在《坟》后面.....	241
《阿 Q 正传》的成因	246
无声的中国.....	252
老调子已经唱完.....	257
略论中国人的脸.....	264
革命时代的文学.....	268
《野草》题辞.....	274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276
答有恒先生.....	290
小杂感.....	295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299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301
文学和出汗·····	308
述香港恭祝圣诞·····	310
铲共大观·····	313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315
流氓的变迁·····	319
《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	321
习惯与改革·····	324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326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329
我们要批评家·····	334
宣传与做戏·····	336
“友邦惊诧”论·····	338
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340
论“第三种人”·····	341
听说梦·····	345
观 斗·····	348
电的利弊·····	350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352
言论自由的界限·····	357
经 验·····	359
谚 语·····	361
二丑艺术·····	363
华德焚书异同论·····	365
智识过剩·····	367

中国的奇想·····	369
上海的儿童·····	371
“论语一年”·····	373
同意和解释·····	377
吃 教·····	379
重三感旧·····	381
世故三昧·····	383
外国也有·····	386
难得糊涂·····	388
作文秘诀·····	390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393
“京派”与“海派”·····	395
北人与南人·····	397
《如此广州》读后感·····	399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401
古人并不纯厚·····	407
清明时节·····	409
读几本书·····	411
偶 感·····	413
儒 术·····	415
倒 提·····	419
拿来主义·····	421
玩 具·····	424
正是时候·····	426
答国际文学社问·····	428
买《小学大全》记·····	430
算 帐·····	435

答曹聚仁先生信·····	437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440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445
汉字和拉丁化·····	448
门外文谈·····	450
中国语文的新生·····	468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470
说“面子”·····	472
运 命·····	475
拿破仑与隋那·····	477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478
关于新文字·····	485
病后杂谈·····	487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497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500
人生识字胡涂始·····	504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506
文坛三户·····	512
从帮忙到扯淡·····	515
名人和名言·····	517
论新文字·····	520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522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524